



高平研究

謝 宠  
謝雲

GAO PING  
YAN JIU

I207.25

19

# 高平研究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 高 平 研 究

甘肃省作家协会写作中心 编

(兰州市东岗西路 312 号)

甘肃省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0,000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 册

甘新出 001 字总 1093 号(94)025 号 工本费:16.60 元

## 出版说明

一、本书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武玉笑 赵燕翼 高平研究合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出版)《高平研究专集》部分的基础上编印的，增收了大量评论高平作品的文章和文字，抽掉了原书收编的高平自己的十四篇文章，并添设了附录部分；

二、这样，本书就成了高平作品评论集，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与资料性，是认识、研究、评价高平作品的参考书与工具书；

三、高平的戏剧、影视作品多系与人合作，此类评论文章，本书未再收入；

四、本书的截稿日期为一九九五年六月底。

# 目 录

高平小传 .....	张明廉(1)
英雄的业绩 英雄的赞歌(摘录) .....	冯 牧(7)
略谈高平的诗集《珠穆朗玛》 .....	木 东 一 土(8)
在前进的道路上(摘录)	
——试谈西藏日报最近发表的诗 .....	苏 策(11)
生活——诗的土壤	
——谈高平的诗集《珠穆朗玛》 .....	温 莎(13)
川藏公路之歌(摘录) .....	庚 法(23)
和新中国一起歌唱(摘录)	
——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 .....	谢 冕(24)
当代文学概观 .....	张 钟 等(25)
长诗《古堡》读后 .....	林家英(28)
高平和他的《古堡》 .....	高洪波(31)
《古堡》 .....	孙克恒(37)
略谈《古堡》的形象塑造 .....	肖 飞(40)
西藏:心中的歌	
——谈高平的诗 .....	孙克恒(47)
历史,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摘录)	
——《西藏诗选》评介 .....	杨从彪(59)
月·星·火柴和灯(摘录) .....	王丙尧(60)
诗泉喷涌在生活的地球上(摘录)	
——兼谈诗人高平的两首近作 .....	捷 先(61)

## 一曲热情洋溢的颂歌

——评叙事诗集《帅星初升》 ..... 法 兰(65)

## 想像奇特 情趣盎然

——《明月出草原》赏析 ..... 张立人(68)

布达佩斯组诗 ..... 佚 名(70)

评高平的《大雪纷飞》 ..... 洪子诚(71)

诗的存在与诗的语言(摘录) ..... 石 厉(84)

赏诗谈艺(节选) ..... 苗得雨(86)

第二野战军纪事(节选) ..... 杨国宇 陈斐琴(87)

新时期诗萃精评(节选) ..... 杨国英(93)

## 涌自爱的泉眼

——读高平诗集《山水情》 ..... 张明廉(96)

情在山水 ..... 城 府(99)

## 赤子肠热 山水情深

——高平诗歌创作漫评 ..... 谢昌余(100)

《飞天》“诗歌专刊”读后(摘录) ..... 陆嘉明(111)

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节选)

——甘肃文学四十年 ..... 李成家 等(112)

新时期诗潮论(节选) ..... 吴开晋 等(118)

## 好诗不厌百回读

——读高平的《心摇集》 ..... 常文昌(122)

中国当代新诗史(节选) ..... 洪子诚 刘登翰(126)

书缘 ..... 范 平(130)

## 心灵震撼之后

——读高平《心摇集》 ..... 志 城(132)

文郁集(摘录) ..... 许文郁(134)

《心摇集》：西部诗歌创作的新收获 ..... 穆 肇(135)

## 一代诗人的足迹

——高平抒情诗的哲理性	常文昌(141)
<b>真诗人 真诗论</b>	
——谈高平的诗论集《致诗友》	许文郁(147)
《心摇集》略谈	汪幼琴(151)
藏族当代文学(节选)	耿予方(154)
总称意象与特称意象(摘录)	常文昌(158)
读《百吻集》	李禾(159)
爱国主义的诗章	
——读《山水情》中的西部诗	汪幼琴(161)
<b>意深·纯情·高雅</b>	
——高革新作《百吻集》读后	渠天明(164)
诗海探珍(摘录)	雷飞(166)
情牵魂绕的艺术魅力	
——重读高平的《大雪纷飞》	杨仲凡 郭国钧(168)
20世纪中国新诗:1949—1978(摘录)	谢冕(173)
共和国的星光(摘录)	谢冕(174)
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摘录)	张炯等(175)
新诗选读111首(摘录)	周良沛(176)
中国当代文学(摘录)	王庆生(177)
新时期文学六年(摘录)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当代文学研究室(178)
中国当代文学简史(摘录)	汪华藻 等(179)
中国当代文学(摘录)	张钟 等(180)

### [附录]

高平作品系年(1950.1—1995.6)	(181)
收有高平辞条的辞书书目	(249)
高平著作书目	(250)

# 高平小传

张明廉

高平，男，汉族，山东省济阳县人；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北平。他的父亲高恩传，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毕业后携家返乡，在济南等地作职员。高平于是随同家人回到原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平的父亲回老家济阳务农，并在当地兼任小学教师。高平的童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乡下老家度过的。在乡间的小学上学时，高平已开始接触民间的歌谣和说唱，他每每为民谣那明快、朴实、生动的语言，丰富、优美、跳荡的想象，和民间艺人们说唱的那些长长的绘形绘声的有韵故事所倾倒。他那位出生于一个清末秀才之家的母亲李孝娴，虽是只念过几年小学的家庭妇女，一直在操持家务，却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她常常一边做针线，一边为专注地伏在炕沿上的儿子，吟诵那些音韵悠扬、意境迷人的古代诗篇。在小学的国文课本上，高平又读到了“五四”以后出现的白话新诗。这些，成为高平所接受的最初的文学熏陶，培养了幼小的高平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十岁时，高平已开始尝试写诗，表达他在那个战乱的年头对日伪军的痛恨。在济南上中学的几年中，高平又阅读到了大量“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的新诗和外国古典诗歌，它们大大扩大了高平的文学视野；当时，他完全为这些诗篇迷住了，父亲关于“不要做文人”的苦劝，学校里训育主任的恐吓和申斥都未能阻止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染指。十五岁（1947）时，他的处女作，一篇题为《秋夜》的散文，已在当时济南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出来。

一九四九年七月，高平尚未毕业，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他就读的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当时，那势不可当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吸引着他，召唤着他。正如高平自己后来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时说的，“因我恨旧社会，所以对于坚决推翻旧社会，我觉醒得较早。”在他舅父李孝勋（当时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鼓励下，高平于八月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戏剧队当了一名队员。高平喜欢演戏，但他更热爱文学。一个月后，他又拿着自己写的一首诗和一篇散文，到战斗剧社文学队去“毛遂自荐”，终于被文学队破例录用。高平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和文学生涯。

此后，高平即随部队进军西北、西南。在漫长的行军过程中，不仅崭新的斗争生活时时激荡着他的革命热血，在他心中播下了饱满的、革命的诗的种子，而且使他有机会在更广阔、更丰富的生活实践中，在同志们的关切和引导下，得到来自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现实斗争生活的民间文学的滋养。他进军途中写下的第一首歌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诗，就是采用的信天游的形式。

到西南后，高平曾在成都军管会文教科工作过一段时间。此时，他吸收民歌、民谣的营养，写成了他的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天下穷人一条心》，于一九五〇年初，在刚刚解放的成都出版的《川西日报》上连载发表。当时负责该报文艺副刊的西戎曾对这位年仅十八岁的诗作者和他的第一首长诗，给予了极热情的鼓励。

一九五一年初，高平作为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创作室的一员，领受了随军进藏体验生活的任务，踏上了进军西藏的新途。进藏后，高平又作为进藏先遣部队最前方的一个连队的文化干事，在条件极艰苦的拉孜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对神奇、美丽、富饶的西藏，对勇武、勤劳、淳朴的藏族人民，他一见倾心。西藏和平解放后，高平已奉调回到重庆。但对高平说来，他刚刚才离开不久的西藏和藏族人民，此时是那样让他魂牵梦绕。他越

来越强烈的意识到，不是为了追求某种光荣感，而是因为西藏需要愿意去受考验的人；在康藏半年的斗争生活，的确充实了他的革命理想。他离不开西藏和西藏人民。于是，他正式向组织上提出了调到西藏去工作的要求。一九五一年底，高平终于如愿以偿，重返西藏。这一生活道路的选择，对高平以后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正象他自己说过的那样，“西藏，是我的缪斯（诗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西藏也给了我永久的青春”。

此后，高平先后参与了修筑通往世界屋脊的第一条公路——康藏公路和拉萨当雄机场的工程。一九五二年，他被评为二等人民功臣；一九五三年，又被评为模范青年团员，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团的成员，赴京参加“五一”节观礼活动。高平首先是作为一名战士，积极地投身到建设新西藏的生活和斗争中去的。他此时期创作的一批反映进藏部队解放军指战员的精神风貌和西藏地区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新感情的抒情短诗，尽管其中某些篇章还显得粗糙，艺术上提炼和概括不足，但写得真挚、热情、朴实，具有一种乐观、明朗的格调，给人一种鼓舞的力量。写于一九五一年的《劈开雀儿山》（又名《打通雀儿山》）一诗，以来自生活的朴实的语言，真实的表现了进藏解放军战士战胜险恶的大自然的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曾配上民歌曲谱，传唱一时，被战士们视作真正是属于自己的歌。这首诗，和他一九五三年创作的歌剧《运输线上》，曾获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和西藏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冯牧当时曾撰文称赞高平的这些抒情短章是“蓬勃有力的诗作”。这些诗篇后来结集为《珠穆朗玛》，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于一九五五年三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它是高平的第一本诗集。

在一九五三年以后的短短四、五年间，高平的诗歌创作明显

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几年内，他不仅诗思泉涌，创作数量较多，而且逐渐形成了他着重反映西藏地区和藏族人民的独特的生风风貌和思想感情的特点。一九五七年，他的第二本抒情短诗集《拉萨的黎明》，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他的第一本收有三首叙事诗的长诗集《大雪纷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些诗作的大部分，不仅仍然保持着前诗作那种乐观、明朗的格调，而且思想、艺术水平逐渐有所提高。抒情短诗《致田野》、《写在花圈上》等，在语言的提炼和意境的概括上，已经显示出属于诗人自己的个性特色，那种真挚的热情显得更为博大和深沉；尤其是长篇叙事诗《大雪纷飞》，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艺术个性，标志着高平的诗歌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正走向成熟。作为用自由体写的叙事诗，《大雪纷飞》更注意充分发挥诗歌艺术的长处和特点，将叙事完全溶于抒情之中，它对当代叙事诗诗体的丰富和多样化，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大雪纷飞》最初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曾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只是因为高平本人在生活道路中遇到意外的一段曲折，它才未能及时得到见诸文字的应有的评价。

一九五八年八月，由于从所周知的、并非只是属于个人的不幸原因，高平不得不离开他生活和工作了七年的西藏，离开了他热爱的藏族人民，并在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停止了正常的歌唱。离开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后，他先在甘肃武威国营黄羊河农场劳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于一九六一年十月调至甘肃省歌剧团工作。此后，他又开始有诗作零零星星地在报刊上发表。这些诗作，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贫弱、苍白，艺术上没有光彩，丧失了诗人曾经较为清晰的显露过的个性特色。当他的诗歌创作处于停滞状态时，高平这个时期在歌剧创作方面倒付出了相当辛勤的劳作。以西藏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七场歌剧《二次婚礼》，不仅显示了诗人对西藏和藏族人民的深切理解和真

挚感情，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和地方民族色彩，而且多少表现了他在歌剧民族化方面所作的某些努力。与人合作的五场歌剧《向阳川》，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着力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它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在西北地区广泛流行的民间“花儿”形式而获得的浓郁地方色彩，曾博得广泛的好评；该剧一九六五年赴京汇报演出时，还得到过周恩来同志的赞扬和鼓励。

一九七九年五月，高平五十年代的错案得到彻底纠正。随着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文艺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高平的诗歌创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心灵上留下的伤痕，看作“仅仅是长河的支流溅来的一滴”，他说过，即使在曲折中，“我的心灵滴着血，这血总是立刻转化为希望的红花，开在我的胸中”。因此，当他重新歌唱时，首先献出的仍然是对生活对人民的执著的恋歌。短短几年内，高平已有越来越多的抒情短章发表于各种报刊。此外，还积极整理六十年代在编剧的“业余”时间里写下的旧作，他把这称作是对自己的过去画一个句号的工作。这几年，他先后出版了长诗集《川藏公路之歌》（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古堡》（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等。他离开西藏后，仍不能忘怀藏族人民；他先后三进西藏、三赴青海、三下甘南，深入到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去。西藏和藏族人民的生活依然是他诗情的不竭的源泉。《川藏公路之歌》和《古堡》表现了他诗歌创作题材上的这一主要特点。一九八三年，他又出版了新创作的长诗集《帅星初升》（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又分别于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相继出版了诗集《冬雷》，《山水情》，《心摇集》，《百吻集》和散文集《从西藏到东欧》，文艺评论集《文海浅涉》。清楚地显示了诗人在新时期里正在开始一种新的探索。他在这个时期里陆续发表的大量诗论，结集为《致诗友》，一九九三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既是诗人对自己走过的创作

道路的一个初步小结，又是诗人对自己面临的崭新课题的思考和回答。一方面，他清醒地、坚定的表示，我是唱颂歌长大的，颂歌还是要唱。他觉得把人民的事业和自己对人民的事业的爱表现为诗，是作为一个战士的责任；另一方面，他深感在艺术上不能简单的回复到自己的过去，要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境界，恢复他一度失去的艺术个性，并且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使自己的诗歌创作重新获得独特的个性色彩。他正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倦的探索、前进。

在四十多年里，高平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剧作室研究生，第十八军后方部队政治部文工团创作组组员，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组副组长，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员，甘肃省歌剧团编剧，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他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一九六二年一月转入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一九七九年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甘肃分会理事，一九七九年九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〇年九月被选为甘肃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常务理事，一九八一年四月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被选为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

除诗作和剧作外，高平参与创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曾获第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报导纪录片奖，由他写解说词的纪录片《战胜怒江天险》，曾获中央文化部颁发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优秀影片一等奖。还获得过西藏自治区、甘肃省、中央电视台、《诗刊》社等颁发的文学创作奖多次。

（原载《飞天》1986年第2期。1994年12月增订）

# 英雄的业绩 英雄的赞歌（摘录）

冯 牧

我们也看到了高平同志的蓬勃有力的诗作：当我们读着他的朴实的、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诗《劈开雀儿山》和《接岗以前》时，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一支决心要移山倒海、改变大自然面貌的战斗大军的行列，我们仿佛听见了开山的震天撼地的隆隆声，我们深深地为高原战士对于祖国的忠诚与热爱而感动。我们深信他们会永远胜利地前进。

（原载《西南文艺》1954年2月号）

# 略谈高平的诗集《珠穆朗玛》

木东 一土

高平同志的诗，为读者特别是西藏读者所喜爱。收集在《珠穆朗玛》中的二十一首短诗，有的（象《打通雀儿山》）已插上音乐的翅膀在人民的口头歌唱着。人们为什么喜爱这些诗呢？全面地加以分析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们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共同研究。

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上的公路的修筑，吸引着广大的人民，更强烈的唤起作者的创作欲望。高平同志以充沛的热情，通过生活的真实，具体地形象地表达了筑路中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象拔海五千多公尺以上的、“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的雀儿山是怎样被英雄劈开的呢？

满山炸药响，  
碎石四下崩，  
铁山也要劈两半！  
不通也要通！

这就是战士们在几乎不能工作的环境下所创造的奇迹，这就是战士们无坚不摧的英勇气概，作者并不回避我们部队面临的巨大困难；并不磨掉生活中的棱角，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打通雀儿山》一诗中写出战士们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写出战士们“不达目的誓不休止”的决心，写出战士们在艰苦条件下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

《接岗经前》是通过一位战士给遥远的母亲写信，作者细致地表达了战士多么崇高而又亲切的精神世界。虽然“冰块撞断了拴腰的皮绳”，但“我们用人桥架起了钢桥”。虽然这里是“往年猴子也不敢走的地方”，但“如今这汽车大队象长龙盘过山峰”。随着公路的修通、汽车的来到，使得“藏胞的歌声比铃声更高”，“鲜花和姑娘们一起欢笑”。最后，战士们自信地向母亲叙说着——

母亲啊，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象是家乡，  
每一块石头都满藏着建设的力量。  
等一座座繁华的城市在国境上出现，  
我的胸前也就挂满了勋章。

巧妙的是“战士把信装在身上”去接岗，也就是说：战士是怀着这些美好的感情踏上岗位的。

我们的英雄部队在康藏高原上长年累月地、无条件地辛勤劳动，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藏族人民目前与未来的幸福艰苦战斗，这就不能不使得藏汉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起着巨大的变化。《阿妈，你不要远送》正诗意地讴歌了这种新的关系。

这首诗通过战士告别阿妈、阿妈要送战士的生动图景，描写了他们间的深情厚意。尽管“暴雨打湿了……衣衫，狂风吹乱了……头发”，阿妈仍要远送，这就清晰地说明她留恋的心情。“多少下雪的日子，你给我们送饭送茶；多少寒冷的夜里，你给我们点起火把！”更强化了阿妈平时对部队的关切与爱戴。“我们替你开下的荒地，青稞已经发芽；我们播种的荞麦，要在你的门前开花”。“从拉萨的街道，到天安门广场，你可以自由地来往”。这正是阿妈热爱部队的原因。战士们走了，给阿妈留下了公路，留下美好的生活，留下爱的记忆。

高平同志能透过现象看出事物的本质，透过场景看出人的内心活动，诗也写得朴实、流畅，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与作者的真情实感。读着这本诗集，使我们更热爱创立了丰功伟绩的英雄部队和值得效法的先进人物，从而激发我们热爱生活和长期建藏的热情与信心。

应该提到这一点：作者本人亲自经历了修建康藏公路的沸腾生活，从一个工段到另一个工段，和筑路部队一起共历雪山冰河的困难，分享通车后的快乐，因此才能理解生活中发生的主要事件，才能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我们强调地指出这点，企图证实优秀的诗篇是只能从生活的核心里产生的。

严格地说来，这本诗集中有的诗如《红军回到俄洛村》、《藏族姑娘的话》等篇，作者的加工提炼还不够，读后不能受到深刻的感染。从整个作品的格调上来看，也还缺乏复杂多样与统一的美。这虽是作者在前进过程中的一点偏差，也使得这本诗集美中不足；但就作者最近发表的一些诗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克服了。我们热烈地希望高平同志，在火热的斗争中，更多地吸取生活的精华，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来。

（原载1956年12月12日《西藏日报》）